# 北溝故宮時代的中外學人與藝術家的故事

莊靈

民國三十九年到五十四年（1950-1965）的北溝故宮，是全世界想要系統性看到中國皇家藝術珍藏的唯一處所；當時我國的傳統藝術及文物研究學者，歐美及日本的漢學家，以及海外和國內的藝術家，無不紛紛慕名而來；讓當時地處臺灣僻鄉一隅的北溝故宮，立刻成爲全球最受矚目的中華傳統文化藝術重地。

在筆者的記憶之中，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專程到北溝故宮來作研究的國內外學者人數相當多，大部分都由父親莊嚴負責接待；也正因爲父親從民國十三年（1924）溥儀（1906-1967）被馮玉祥（1882-1948）趕出紫禁城後，就進入故宮博物院的前身「清室善後委員會」開始清點清宮文物時起，終身服務故宮長達四十五年；就是衷心祈望能潛心於他最有興趣也是自己最擅長的歷代書畫研究。雖然因抗戰文物南遷京滬再西遷黔川，勝利後東歸南京，緊接著民國三十七至三十八年（1948-1949）又渡海遷臺的巨大轉變和繁重的行政職務壓力，讓他根本沒有靜心做學問的空間與時間；好在他都儘量利用每一次開箱提件觀看名家書畫的機會，仔細研讀並作簡單筆記，而且於事後再查書比勘研究，這樣一點一滴地累積眼力和功力；就靠這樣長年的持續努力，而使自己成爲具有眞知實學，爲海內外所有前來參訪研究的學者專家所尊重，並且樂與結交的人。

當故宮文物還坐落於北溝中期，特別是尚無陳列室對外公開展覽的民國四十六年（1957）之前，外來的參訪或研究者，都只能在庫房內臨時佈置的簡陋空間進行覽賞或研究。（圖 1）當時選提文物的工作，幾乎都由父親負責；尤其是書畫，更由他全程「陪讀」。筆者根據父親日記和他所留下的照片，先來談談那些曾經多次專程到北溝故宮來作研究的重要中外學者和藝術家，大概都是哪些人？

先說國內，有王雪艇（1891-1981）、羅志希（1897-1969）、胡適（1891-1962）、葉公超（1904-1981）、蔣穀孫（1902-1973）。外國則有瑞典的喜龍仁（Osvald Sirén，1879-1966，藝術史學者）。英國的大維德（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中國藝術鑒賞及收藏家）；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漢學家、藝術史學者，馬來亞大學藝術博物館館長）。德國的李佩（Prince Aschwin Lippe，1914-1988，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副館長）。美國的艾瑞慈（Richard Edwards，1916-2016，專研中國繪畫的先驅者）；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納爾遜博物館館長）；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

圖1　外國學者在北溝故宮庫房作研究情形　莊靈攝

圖2　王雪艇先生　莊靈提供

2014，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蒲柏（John Pope，1906-1982，華府國立博物館所屬弗瑞爾美術館副館長）；曾憲七（1919-2000，波士頓美術館研究員）；李芳桂（1902-1987，旅美中央研究院院士）；周方（1923-2012，中國藝術史家，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遠東藝術研究者）；方聞（1930-2018，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和考古系主任）；王季遷（1906-2003，旅美水墨畫家、鑑賞和收藏家）。以及日本的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1893-1983，考古學家，京都大學教授）；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1890-1976，波士頓美術館東方部主任）。至於藝術家則有張大千（1899-1983）、黃君璧（1898-1991）、藍蔭鼎（1903-1979）和郎靜山（1892-1995）等人。以下筆者便根據父親日記和自己對當時的記憶，向讀者介紹其中幾位最有印象的學者和藝術家在北溝時的故事。

## 王雪艇

本名王世杰，雪艇是號，湖北崇陽人；留學英、法，獲倫敦大學經濟學士及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武漢大學首任校長、湖北省教育廳長、教育部長；一九四五年膺選監察委員，後出任外交部長至一九四八年底，同年獲選爲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一九五〇年任總統府秘書長，一九六二年任中研院院長，一九七〇年任總統府資政。

王雪艇對我國書畫向有精深研究，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傳世名跡蘇軾〈寒食帖〉即是他的舊藏，現爲故宮重要藏品。他於大陸時就是故宮理事，來臺後仍任故博及中博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和常務理事，對故宮文物非常關心。（圖 2）

民國二十四年（1935）故宮文物首次赴歐參加「倫敦藝展」時，王雪艇先生就是擔任籌委會主委。民國三十八年，故宮文物遷臺後纔剛存進臺中糖廠倉庫期間；那時杭立武（1903-1991）先生正在南京、上海和臺灣三地間往返奔波，忙於處理政務而幾乎無法兼顧各館文物細節之際，故宮和中博等事務就商請當時已經卸任外交部長的王雪艇先生暫時代理。

讀父親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八日記：「今天爲吾值班之日，特召集一臨時會討論二事：一、王雪艇昨所談巡查事，決定全體職員輪流，分

圖3　故博及中博籌備處南京聯展現場，左起徐森玉、莊嚴、張德恒。莊靈提供

上午、下午、夜間三班，並推莊（嚴）、那（志良）草擬辦法，交星期五例會討論後簽覆王公。……」

三十八年四月二日：「開第三批運臺途中受損之文物箱四箱，本該早開，王雪艇主張等杭立武來再開，餘箱均無意外；這又是麻煩之事。」

在父親的日記中（按：包括民國十年還在北大念書、二十四年在英倫辦展、以及三十七至三十八年護運文物從南京渡海來臺之後）最早提及王先生的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一日：「昨王雪艇來，臨時將今日所用的肉全借去招待……。」當時他還是外交部長，抗戰時期故宮的總辦事處和院長馬衡都在陪都重慶，而王先生就來到由父親負責護運的故宮八十箱精品文物藏放的川南巴縣飛仙岩。據筆者推測，王先生應是乘歲末稍清閒，和馬院長專程同往提閱故宮書畫的。其實根據日記記載，三十五年他即曾多次到故宮選提書畫作研究；現選錄一則有趣者如下，四月二十一日（按：那時由父親負責的第一批精品文物已遷運到重慶南岸的向家坡臨時庫房）：「王雪艇、羅志希（羅先生當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的代表）來處看畫，八時來至午去，馬院長備菜亦未食；因二人趕赴蔣（委員長）與馬歇爾（美國退役將領，奉杜魯門總統之命來華調解國共軍事衝突）之宴，惟送法國老葡萄酒一瓶。馬遂打開以享（故宮同事）；（備）菜則分享巴縣處同仁與我一家。此酒一瓶，據馬估價至少在十萬元以上；一杯即值數千元，聞之咋舌。……四維（指羅家倫）相當客氣，知何以得雅名；王則學者風度，吾不以要人輕視之。」

民國三十六年（1947）文物都回到南京分院之後，也有另則日記值得一提：十一月十二日：「放假，王雪艇與羅家倫、李濟之來看畫……，故宮藏大癡（黃公望）富春山居，高老爺（乾隆）認火燒本是假的，但從未對比勘觀，今日將兩卷同提出陳之桌上互看，覺火燒本是比乾隆所認眞本者佳，然乾隆之多跋眞本亦不壞；關於此兩卷擬爲文詳記之。」

民國三十七年文物遷臺前，故博和中博籌備處曾在南京舉辦過一次聯合展覽會（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九日），當時王先生也積極參與促成，並關心展出的文物。（圖3）

民國三十八年春天，故博、中博和央圖等館文物才剛運到臺中不久；王先生雖要協助處理「中央文物聯合管理處」所轄各館的行政事務，還是不忘他最喜愛的書畫研究。

看父親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日記（那時三館文物已從臺中糖廠遷到了北溝庫房）：「下

午王雪艇、羅志希（羅也是故宮理事，文物在北溝時常和王一同到庫房看書畫）、杭立武均到北溝；先巡視庫房一周，然後在本組庫房看字畫。此次王沒有『點戲』，只云甚麼方便看甚麼，就是八十箱的文物；先將李唐〈江山小景〉提出，又提宋元畫二十餘幅，兩人看得非常仔細，自二時許到七時。」

父親在四十三年（1954）七月十五日的日記中稱：「王公看畫口味極高，非宋元不看；故宮宋元畫雖多，連日已將我所提之二百餘件全看完，照此情形大有供不應求之勢；下午遂又翻江倒海將未提箱中凡宋元一齊拿出請看，幸羅志希今下午也到場，秩序亂些，反而少看些。」

由於王先生經常來故宮提閱書畫，父親四十五年（1956）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又有記載：「王公看字軸卷早看完，今上午也將冊看完，至此算告一段落；下午又圈出十餘立軸，他自說是溫習是欣賞，仍在庫房流連到四時而去。此次自然不免添許多麻煩，然吾因之也溫習許多書畫，不能不說稍稍得益。」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記：「王雪艇仍到庫房看畫，雖自稱爲欣賞，提畫不多，自家時間則消耗；於是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不能不謂稍有所獲。」

王雪艇先生與故宮淵源深厚，他與故宮的許多故事以後有機會再續。

## 胡適之

胡適先生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是民國以來最重要的學者政治家。一九一〇年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習農業、政治、經濟及文哲，一九一五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習哲學，一九一七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和校長，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駐美大使，及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是白話文學的創生者，自由思想的踐行者，一生嚴謹治學不斷；是父親民國十年在北大念書時的哲學老師。

圖4　胡適之在北溝校書留影　譚旦冏攝

胡先生在臺灣任中研院長時，幾乎每年都到北溝故宮避壽，同時也從事對《水經注》的持續研究。這可從父親在北溝時其中一年的日記證明：

民國四十八年（1959）十二月十日：「十時許得胡先生適之來函，云欲十六日由南港開車來北溝住兩夜，十八早返回；爲的是避生日麻煩，并校勘四庫本趙氏水經注釋。」

十二月十六日：「胡先生五時半到，同來者爲其公子，少刻孔聖人（時任「聯管處」主任委員）、孔太太及劉眞亦到；今晚爲便餐由老宋掌竈，但也飲酒不少……客九時去，又陪胡至十時返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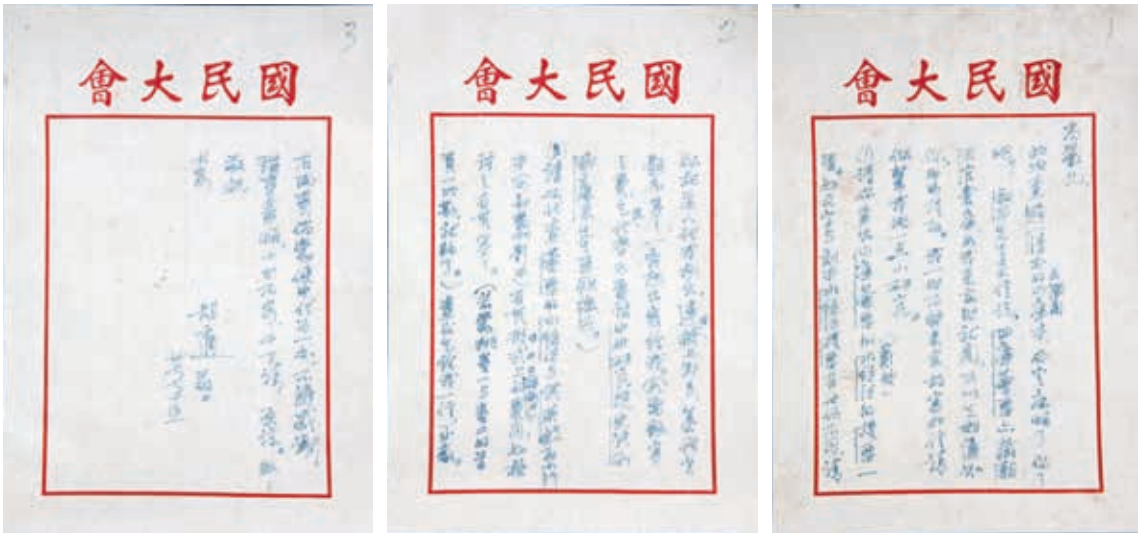

圖5　胡適致莊嚴信　莊靈提供

圖6　葉公超到北溝視察留影，左起何聯奎、葉公超、莊嚴。莊靈提供

十二月十七日：「今爲北大校慶同時也是胡先生六十八歲生日，臺中、臺北兩地同學會皆有慶祝，因胡公在不便往參加。……從早起將胡所要看之四庫本趙氏水經注釋全部送到招待所，他據印本校勘；在校勘時，吾勸譚旦冏爲之拍照一張；四庫疏於六時前照章送回庫中。」（圖4）

其實胡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已開始注意《水經注》的相關資料，他曾在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寫給父親信中（圖5），要父親代爲處理有關的問題，包括：「1. 請你查出《四庫簡要》的〈戴校水經注提要〉一看，如文字與〈刻本水經注提要〉有任何不同，託人代我抄出，連同校上年月，纂修官題名等等。2. 查〈簡要〉的〈水經注〉與武英殿聚珍本（四部叢刊影本）有無形式上（體例上）的異同，如校語之有無等等。」

由以上適之先生信函和父親日記，便可知胡先生的治學態度是如何地執著嚴謹，而待人處事又是如何地周到和縝密了。

## 葉公超

葉先生原名葉崇智，字公超，廣東番禺人，自幼即受叔父葉公綽先生（毛公鼎的收藏和捐贈者）撫養栽培，國學根柢深厚，性喜書畫、文學與詩；爲五四運動健將，留學美、英、法三國；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暨南大學、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一九四九至

一九五八任外交部長，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任駐美大使，之後任政務委員及總統府資政。

葉先生到北溝故宮的事經常在父親日記中出現，由於他曾任外交部長及駐美大使，對於文物能夠順利赴美展出，代表政府出力極大。葉先生對我國傳統藝術學養深厚，並且擅長書畫，尤善墨竹；他曾說：「竹子，可以說是反抗壓迫的象徵。」在此摘錄幾則有關他到北溝公幹（圖 6），並順道研賞古人繪竹的日記如下。

四十九年（1960）五月二十二日：「魯斯上午來參觀（按：亨利．魯斯（Henry R. Luce），是美國「時代」與「生活」雜誌（TIME & LIFE）的發行人，當年是促成故宮文物首次赴美展覽的重要推手，這是他第二次來臺。第一次於四十一年來探詢故宮文物赴美展覽之意願，並於次年上電蔣總統提出這項請求），十一時特由臺北飛到，葉公超、王世杰同來，尚有吳德耀（東海大學校長）等陪同；十二時去東海午飯，王、葉二人居然不陪，也爲可佩。在招待所午飯，葉記憶力甚強，做大使尚未忘我能飲，並欣允回臺北即贈送洋酒四瓶。下午王、葉在庫房看名人畫竹，葉喜繪竹，故欣提此同賞。

五十一年（1962）八月十二日：「葉公超上午來庫房看畫，陪之一天，吾對此人佩服，他眞是一個人才絕非奴才，個性磊落不矜不履；亦因其不做奴才，而致大使下野，逍遙自樂之時可以談談……。」這次葉先生在北溝故宮看書畫共停留三天。又於五十二年（1963）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葉來看文仝諸人畫竹。對葉人之認識：1. 確是人才，不只外交一門。2. 豪放不拘小節，然大事毫不苟且。3. 無官架子，平易近人。4. 常識豐富，吾個人性情與之相近，故樂與之親近。」

僅從這幾則日記，讀者大概已可感知葉先生即便多年從政，也始終有自己的風骨和眞性情。他和父親後來常以個人的書畫作品互贈，眞可說是個性相投的翰墨知交。（圖 7、8）

圖7　莊嚴贈葉公超行書對聯　莊靈提供

圖8　四人贈莊嚴合作畫，葉公超畫竹及題記、陳子和畫松、傅申畫石、鍾壽仁畫梅。　莊靈提供

現在介紹兩位專程到北溝故宮作研究的外國學者。

## 李佩

民國四十三年故宮文物赴美巡迴展計畫確定之後，從這年的秋天開始，外國的學者便陸續申請來北溝賞研文物，同時也藉此爲未來展覽選件。根據父親日記，最先前來也最積極的，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李佩先生。

在父親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三日日記中記載：「李佩今天來；李佩是他自定的中文名字，頭銜是 Associate Curator Far Eastern Art，The Metropolitan Museum。杭（立武）陪之到北溝，大家初次見面印象不壞；無怪出自名門，到底與泛泛不同。他是德國人，本是親王爵位，今荷蘭女王之夫是乃弟。英、法文自然能說，中文也能表達普通意見。吾首向之索他所要看之畫目交我一閱（圖 9），不免大驚；故宮所有已發表之精品幾乎完全列入目上，有一圈至三圈之記號，凡有三圈者，也就多是我們所要保留者（其選件之精，疑有人在美獻底，此人疑是大千）；這卻是一大難關，若三圈全保留不出，彼必大失望，甚至展事不克成功；若全出示，又與『七人小組會議』議案衝突，當請杭即午去臺北時爲此事向兩王（王雲五、王世杰）商討後再定。下午二時開始看畫，果然眼界極高；今天乃臨時選廿件，明天正式開始，每天看四十件。」

李佩早年在德國研習中文、東亞藝術和考古，並曾在柏林國家博物館的東亞藝術單位工作；民國三十八年轉至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遠東藝術部門，對中國傳統藝術（尤其是繪畫）瞭解更爲深刻。

四十三年八月四日：「李佩今正式看畫，九時半由臺中來，先看中博部分畫；中博畫不多，半天全看完。下午故宮開始記錄，我主意用卡片式，每件一片分寫兩份，雙方各執一紙作紀錄。此君眼界相當高，全由明代開始，定半天二十件爲限。」八月五日：「李佩九時來即開始工作，至午間二十件恰恰好；同到招待所午飯。下午再看廿件，很吃力。」八月六日：「李佩交來求看之物，包括故宮名畫全部；前此七人小組有人主張應有分寸。遂不得不向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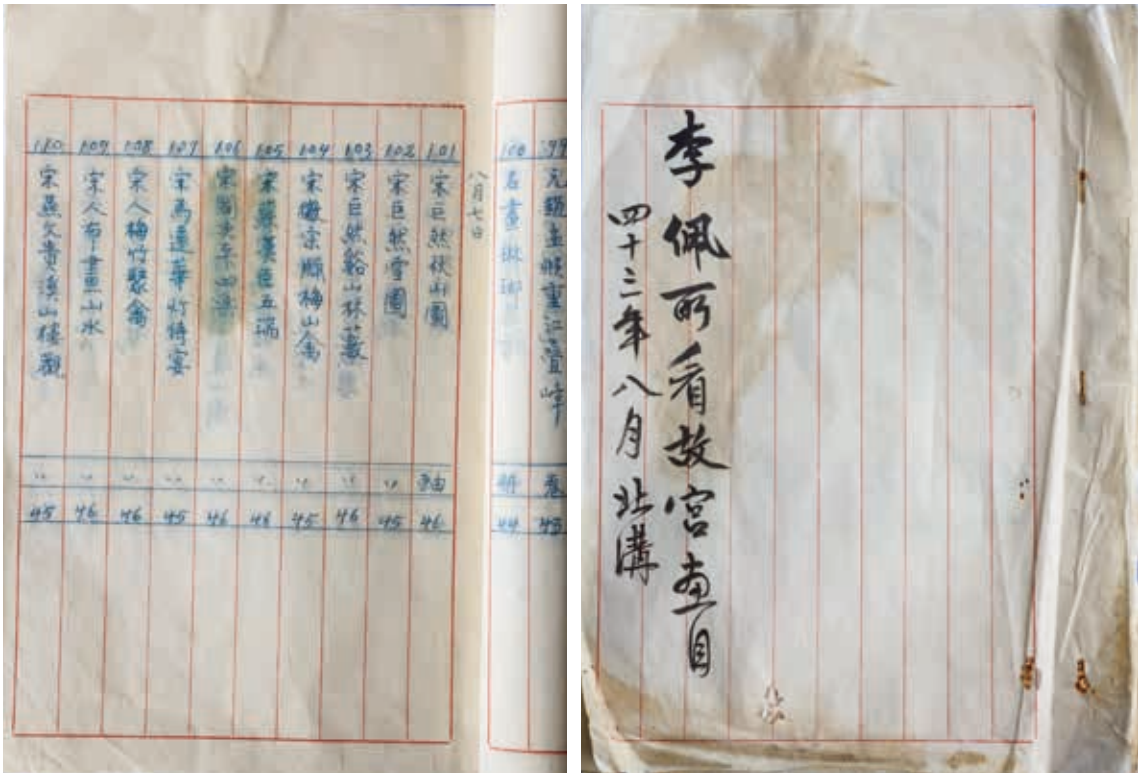


圖9　李佩所看故宮畫畫目錄　莊靈攝

事會徵詢意見，故近日所示均元明或唐之次等畫也。快看了一百件以上，等候臺北消息。」到了八月七日：「昨下午得杭自臺北來函稱『李佩請閱關（仝）、荊（浩）等名畫事，經分與雲五及雪艇商談，念以此等名畫既已列在申請單內，實未便拒絕閱看』云云，今合盤托出了；許多國人全無此機會，有之也不如人勢力，可愧。展覽事未見準成功，而因此造就一外國專家定成功矣！今天所看范寬、巨然等大幅名蹟，其中董源二件也取出，李君大感榮幸；我也大看特看。退組後，李佩君來我家小坐後去。」

八月八日：「揮汗爲李佩寫條幅一件尚滿意。」

八月九日：「看畫上下午仍廿件，李君書畫學識修養已有相當基礎，今又得此機會如入寶山，定不空回；十年之後必成東方文藝世界權威無疑。」

八月二十一日：「今天上午李佩看畫爲最後一次，下午看法書。歐美人士鮮有注意中國書法者，故未擬示之，今循李之要求精選唐至明名蹟廿件示之，以爲亦不過觀其大概匆匆可了，誰知彼絕不含糊，仍與看畫一般，件件細看詳爲紀錄，並且凡我所說亦均記下；好學之切，喜愛之甚，溢於言表。」

接下來幾天，李佩看的是故宮緙絲和瓷器精品。

八月二十五日：「李佩今天來北溝最後一天，整日複看他已經看過之名畫中選出之六十餘件，大約全部是精品。溯他自本月三日來後，初則驚其書畫學問之博，眼光犀敏；及相處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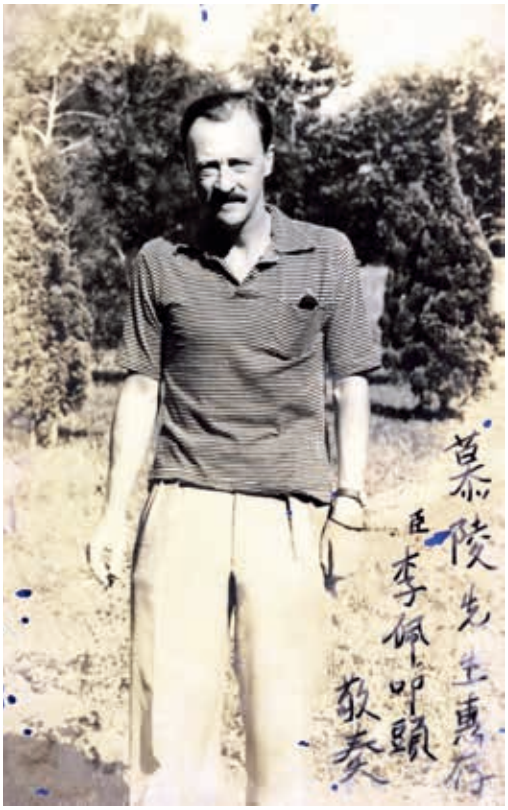


圖10　李佩送莊嚴簽名「叩頭」照片　莊靈提供

圖11　喜龍仁在北溝庫房留影　莊靈提供

久，乃覺性情之平和，待人之熱誠，觀察一切之透徹。雖他的中國文我的外國文均不足以達意，然無言之微笑是人類一般之表情，一旦訣別，不知何時再見，頗有依依不捨之情。下午五時看完，特來我家小坐，惜別頻行，並贈名牌威士忌一瓶，情意之厚非言可喻。」

李佩返美以後，曾協助故宮收集流落在美國各大博物館藏中國古畫的照片，於次年的六、七月間分兩批寄來。

民國四十七年（1958）五月初，李佩來信欲再度來臺，父親說「此人甚重感情，近五年未見，高興非常」。李佩於四十七年五月底來臺與波士頓博物館的曾憲七、弗瑞爾美術館的蒲柏（Pope）等學者一起看至九月三日離臺。又於次年爲父親「在港代訂之共黨所刊文物參考資料。」

民國四十九年爲甄選赴美展文物，李佩於四月十六日第三度來到北溝；父親說「十時，李佩、蒲柏、曾憲七到，與李又快兩年未見。」

五月三日：「美展選件至昨告一段落……今天所忙者，整理目錄之事。」

五月四日：「李佩，蒲，曾三人再度在鴨子樓（即鹿鳴春）請客。下午進城前趕爲蒲柏寫字一小條，即席贈之，忙亂以來近兩月未用毛筆寫字矣。今晚飲酒稍多，又與李佩兩人叩頭行酒，感人場面，大家說笑甚歡。」（圖 10）

李佩歸去之後繼續與父親保持聯繫，父親於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稱「李佩提出一些書

畫上印章問題，有的極易答，有的翻書後可答，有的根本無法答。」由此可知李佩對中國繪畫的研究，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 喜龍仁

喜龍仁是瑞典藝術史學者，他也是研究中國繪畫的外國先驅之一。（圖 11）

父親在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載：「瑞典喜龍仁先生昨十一時到臺北，今來北溝；此公七十六歲，以專研中國繪畫成爲世界權威學者，欲專看故宮名畫。於去秋因瑞典政府承認中共，與自由中國無邦交，經葉公超、胡適之特別斡旋始得成功。今春美國 Freer 博物館爲紀念該館創始人福瑞爾百年紀念，特贈喜獎章；喜係由瑞典先到美受獎，到東京小住，此次由日飛來。喜翁於民國十九年曾到北平故宮看畫，那時吾在日本故未之見。此次初會，聚談結果如下：1. 在臺中停留兩週，每天上午九時半來北溝，中午一人在此午飯，午後四時半返臺中住。2. 看畫從明晨開始，每天二三十件上下，唐至明要件皆看，惟參加倫敦藝展及清代物不看。杭立武陪之同來，談話之後同到庫中小看了十件，皆提出爲裝裱者，五時以後去。」

五月十五日：「喜龍仁今天開始看畫，此人名氣太大了，我有一本他的著作目錄，德文、法文、英文全有，不下六七十種之多；中國書畫而外，尚有建築與花園。又聽說其人性格甚爲古怪，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怎樣古怪，眼光到底如何；換言之測驗測驗，故今取書畫好好聽聽。他每件全都做紀錄，七十餘歲老頭，揮汗做記，看得很快；著名之件，他雖未見而都知之，蓋亦均由故宮發行刊物、影片中見之。杭說每天看二三十件如何能辦到，因看完總不能使之呆著。他也能說簡單中國話，故與之中英文全說到。中午一人在招待所，由老宋爲之備中式午飯，下午二時起至四時半止；我不知他如何，我確實很覺疲勞，因同時將他所記意見也一件件記下，備作參考。」

喜龍仁離去之後，於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父親收到喜龍仁所著之 Chinese Painting 下半部四巨冊，內一冊全是圖片。又於民國五十年（1961），故宮文物已在波士頓展覽期間，父親十二月二十八日記載：「喜龍仁由瑞典來，聞之興奮；年過八十尚如此，又大維德在紐時亦來，均八十以上人，欽佩。」十二月三十日：「李（霖燦）午歸，云喜龍仁下午來旅館看吾（按：父親因勞累病倒，時正在旅社養病），遂不敢午憩，穿好衣服恭候之。二時許果然來，此翁年已過八十，尚矍鑠，終現老象，惟並不頹唐；感嘆者 1. 八十以上人，尚有勇氣專來看畫，到底比國人強。2. 因此對我打氣不少。3. 此翁頗念舊。4. 然此一別，今生恐難再見；久談一小時後去。」後來父親曾於五十一年一月四日至喜龍仁所住旅社回拜，「七時半往訪之……，喜晤見大高興，本想少坐即歸，拉著不放。示我照片，均新得物；有文衡山瀑布下一老人撫琴圖，一式兩幅，惟題詩不同，似均與故宮任月山一幅相關。又告十日在 Fogg（博物館）有演講『中國雕刻』；十時辭返。」

下面談到那些年多次專程到北溝故宮造訪、觀研歷代書畫名跡的藝術家，恐怕非大千先生莫屬了。

## 張大千

先生本名張正則，二十一歲改名猿，又名爰；早歲出家爲僧時法號大千，故又稱大千居士，齋名「大風堂」，四川內江人；幼從母姊學畫花卉翎毛，再從二哥張善孖習繪猛虎走獸，

圖12　張大千與故宮同仁在北溝合影，前排右起孔德成、莊嚴、張大千、張目寒、李炳南。莊靈提供

書法則投效名師曾熙與李瑞清門下；他的畫作年輕時即已揚名海內，一九四〇年代遠赴敦煌石窟臨摹歷代佛教壁畫，爲個人後來創作打下堅實基礎；一九五六年與畢卡索在巴黎會面，被譽爲東西藝壇的高峰會；張大千無疑是我國近代最富才情與創意的畫家，一九七七年返國，定居於臺北內雙溪的「摩耶精舍」。

當故宮還在北溝時，他幾乎每隔一兩年都會從海外返國，並專程到北溝庫房看畫，對故宮許多藏畫的斷代和眞僞鑑定，都貢獻過不少高見。（圖 12）

大千先生與父親是同庚好友，父親日記中常會出現他們交往的文字，現摘錄幾則有關日記供讀者品味。民國三十九年，大千世伯曾應印度美術會之邀赴新德里舉辦畫展，並留居印度大吉嶺一段時間，且曾赴阿旃陀石窟臨摹壁畫，與敦煌石窟壁畫作比較研究；四十年（1951）返回香港，在遷居阿根廷之前；曾兩度到北溝故宮提閱書畫。

民國四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張大千和黃君璧來，遂往談；1. 大陸情形。2. 所見長青散出書卷。3. 旅印緬情形。並攜來昨在日月潭所作畫一幅見贈。」（圖 13）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看了四十六、四十七箱，退出午飯；一時再入庫看四十五箱荊（浩）、關（仝）、董（源）、巨（然）諸名家，驚心動魄巨作皆在此；又聞張口若懸河之議，頗有些見地，與黃君璧比，到底有天淵之別。」

四十年十一月大千世伯二度來北溝看畫，十一月八日：「今天靜農、大千二人要來，與靜農三十年老友固無所謂，下午與大千、靜農看畫至晚，若侯自己下廚做晚飯，縱談至夜。」

十一月九日：「大千、靜農今在中博看畫，晚作畫八時至十二時。」

十一月十一日：「大千起甚早，起後即修補加色昨所作畫，早膳由吾家備沁園春小燒餅等；膳後即入庫看一百二十五箱全是冊頁，努力看至一時許始畢；到招待所午飯。下午由吾一人陪伴之，天陰早暗，四時即須出庫矣。連日陪張公，耳聞手寫，精神緊張，亦至覺疲勞。」

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早起又看一箱乏貨，大千要求看稿子，我也贊成；請他推沙撿金，也許有一兩件好貨，免久沉埋其中。果然有原無之宋人一幅，大千初看以爲必巨然，然後又說其中人物以道士爲主，定爲劉道士（按：宋建康人，工佛道鬼神，師董源，與巨然同時；）我不贊同其說。」關於鑑定故宮藏畫類似這樣的情形，父親在翌年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四十一年（1952）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博曾

圖13　大千先生贈莊嚴的日月潭風景立軸　莊靈提供

圖14　莊嚴瘦金書千字文　莊靈提供

圖15　1978年張大千與莊嚴在摩耶精舍中庭合影　莊靈攝

有一幅大千審爲唐畫，近日發現與故宮之唐人章法筆調相似；又〈雪山圖〉一大幅雖無款，是巨然筆法，因此又將故宮巨然之畫兩幅亦提出與之比較。」

看父親那段時間日記，還發現幾處有趣的記載；四十四年（1955）六月三日：「下午開始寫千文（千字文）；千文爲我國必書之文，甚至一人不知寫若干本。我非書家，向未寫過，不意今乃書之，也眞可笑；字體作瘦金，雖不滿意也無法，張大千指定要此種字體。」（圖14）

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入庫爲張大千臨寫傳〈徽宗作十八學士圖〉後自題之兩段瘦金書；故宮有此圖兩卷均似僞，瘦金書更一望知僞。四十年大千見之，屬爲臨摹，至今方報命，然終未忘也；不知其用意何在（疑其必有自繪卷，欲加此題，充宋畫出售），故未署名，寫出寄靜農。」張大千先生可以說是我國近代最有才華、最知名、也最具影響力的畫家；民國七十二年（1983）因病在臺北過世，享年八十五歲。其實他在民國五十八年（1969）已將他抗戰時期摹自敦煌的壁畫捐贈給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又於民國六十八年的遺囑中，將自己一生最珍貴的收藏六十九件唐、宋、元、明、清書畫，以及生前居所「摩耶精舍」，全部都捐給了故宮。從這裡看，大千先生更是一位澤被全民的愛國藝術家。（圖15）

作者為資深攝影家、臺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創會理事長